

● 胡月伟

●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最高级叛逃

ZUIGAOJI PANTAO



● 胡月伟

●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最高级叛逃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张德强

最高级叛逃

胡月伟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嘉兴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1 字数158000 印数00001—43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47-2/I·46

统一书号: 10317·413 定 价: 1.30 元

人 物 表

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近卫文麿：日本内阁首相，贵族院议长。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中国
最高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

坂垣征四郎：日本内阁陆军大臣，陆军大将。

龙 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主任，云南省主席，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影佐祯昭：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陆军省军务局长，陆
军大佐。

犬养健：日本众议院议员，近卫首相之顾问、密友。

今井武夫：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中佐。

矢野征记：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书记官，驻香港总领事。

陈璧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之妻。

周佛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代部长，蒋介石侍
从室二处副主任。

陈公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
员。

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梅思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秘书主任，中央宣传部驻港专员。

曾仲鸣：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汪精卫的随从秘书长。

林柏生：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南华日报》主编。

戴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长。

郑介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内勤主任秘书。

余乐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临澧“特训班”副主任，刺汪行动组组长。

杜月笙：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别动总队少将主任。

周至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空军司令。

周隆庠：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日本科科长。

陈布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

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序 曲

一 九 三 八 年

元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在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狂妄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元月二十二日，日本内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案”，以备应付“长期持久的支那战争。”

六月九日，为阻日寇沿陇海路西进，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泛滥的河水淹没九百万亩耕田，豫东成了可以行船的“泽国”，苏、豫、皖三省一千二百万百姓惨遭巨灾。

十月十二日，日寇第18师团在广东大亚湾一举登陆成功，沿途无阻，九天之后，兵不血刃，高唱着“君之代”进驻广州城。

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队参加武汉保卫战的134个师被日寇9个半师团击溃。二十六日，日寇第11军波田支队和第6师团占领九省通衢——武汉三镇。

十一月十三日，长沙警备司令部下令“自卫团”焚烧城市，火山蔓延数十里，烧了七天七夜。日寇第27师团尚在一百十五公里之外，锦绣湘垣已成焦土，数千名未及撤退的伤兵葬身于火海之中。

自“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军战线全部被日本陆军撕碎，仅华北、华中战区，两军对峙线长达3500公里，为世界战史所罕见。国民党丧失了平津、沪宁、绥、察、晋、冀、鲁、豫、苏、浙、皖、赣、鄂、湘、粤等十五个省区，共900余县，930座城市，260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人口二亿二千万之多。

中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战略相持阶段。

内 容 提 要

你想了解抗战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和谈秘史吗？

你想了解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如何成为千古罪人吗？

本书为长篇纪实小说，以重庆、东京、上海、河内、香港为舞台，艺术地再现了1938年冬至1939年春，汪精卫集团秘密潜逃河内，无耻发表“艳电”，登上日本帝国贼船的叛逆史。作者以生动的文笔描摹了一幅总裁与首相、政治家与外交家、军官与间谍、记者与流氓的众相图；成功地揭示了汪精卫夫妇晦暗的心态及其堕落的轨迹。

作品语言老辣练达，构思云涌波诡。宏大的史实和深刻的主体意识，给人以凝重的历史感。

第一章

重 庆 1938年12月18日

见鬼，脉搏跳得这么快，喉咙里烧得难受。

下面就是嘉陵江，江中有个小岛似的沙洲——珊瑚坝机场。透过薄雾，隐约可见俄国人援助的单管高射炮，朝天耸着细长细长的炮管，墨绿色的苏式高射炮上遮盖着迷彩网和松树枝。

司机一个急拐弯，流线型“福特”大轿车旋风似地从江岸公路上冲下去。汪精卫的随从秘书长曾仲鸣，眼睛紧紧盯住后视镜。他坐在司机旁边，看得很真切：车后的魔鬼，黑色的魔鬼已跟踪了好长时间，不知它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也不知它的来历；因为早晨雾很浓，曾仲鸣第一次发现魔鬼是在城门口。准确的说，还是夫人头一个发现的。汪夫人陈璧君坐在后排沙发椅上，“福特”轿车离开重庆上清寺官邸后，她蓦地想起，昨晚忙乎了整整一夜，竟然连头也没有梳。清晨，终于把三辆“道奇”卡车送走，这支车队载着国民党副总裁的全部家当和佣人，在弥天大雾的掩护下，逃出陪都，登上开往安南首府——河内的漫漫长途。女佣宋妈不在跟前，陈璧君只好从鳄鱼皮小挎包中摸出一面圆镜，在坑坑洼洼的山城公路上略施淡妆。就在检查自己口红时，夫人发现了魔鬼——黑色的魔

鬼，它不紧不慢，阴险地保持着三十米距离……

“加速！”夫人低声命令道。

跟踪的轿车也加快了速度，死死咬住不放。

“减速！”

跟踪的轿车居然也随即减速，保持着虚伪的礼貌，就是不愿超车。虽看不清跟踪者的面庞，但是，墨绿色的军官服决没有错！

“他妈的，又是军统！”陈璧君咒骂起来。

曾仲鸣谨慎地说：“会不会是蒋先生……”

夫人的警卫已悄悄拔出手枪，准备应付不测。

“到机场再说。”走到这一步了，缩回上清寺只能引起蒋介石的更大怀疑。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决不愿在下属跟前露出丝毫怯懦，冷笑一声：“他还能把姑奶奶吃喽？”

豪华的大型“福特”轿车终于在珊瑚坝机场停下。戴着灰呢礼帽，穿着海军呢大衣的曾仲鸣首先下车，抬手一看手表，正是上午九时。警卫恭敬地打开后车门，裹着灰鼠皮大氅的陈璧君，头上戴着法兰西宽檐女士帽，右臂挽着小挎包，微微昂着高贵的头颅，一言不发地“笃、笃、笃”走上台阶。小牛皮高跟皮靴的节奏和音响，显示着铁女人一往无前的意志。

航空稽查处的两名军统特工查验了曾仲鸣递交的证件和机票，两个年轻人诚惶诚恐地向副总裁夫人敬礼。

第二夫人毫不理睬，目不斜视，在曾仲鸣和警卫的簇拥下，径自踏进候机室。

陈璧君一看候机室的人寥寥无几，松了一口气，她故意选择一个临窗的椅子坐下。贴身警卫似乎漫不经心地在夫人左右侍候着；礼帽压在眉毛上，鹰隼似的目光扫视着候机室的每一个角落和室外五十米之内的人影。一只大磅秤前，三个阔气而又俗气的“暴发户”抽着哈瓦那雪茄，谈着滇缅公路上的行情，上海、香港的股票……

曾仲鸣忐忑不宁地盯视着候机室入口处。黑色的魔鬼果然追来了，透过贴着“米”字形黑橡皮胶的玻璃门，只见三个军官钻出小车，踏上了台阶。

第二夫人背对玻璃门，跷着二郎腿，叼着美国香烟，似乎在观赏停机坪上排列的苏俄截击机和美军运输机。

魔鬼终于推开玻璃门，神气活现地踏进候机室。

“周至柔！”

陈璧君借助玻璃窗的反光，认出了这个叫她一路上提心吊胆的魔鬼——国民党空军司令和两名随行副官。

夫人虽说已有五十四岁，记忆却十分惊人，大凡见过一面的，七、八年后还能叫出名字。她转过脸，又瞥了一眼，肯定是他——周至柔——决不可能是另一个人。据说这个“天子门生”原不过是黄埔六期的学生，他和蒋介石并无太深渊源，因为他一心投靠陈诚，才当上了航空委员会主任。陈诚又给他出点子，让周至柔请宋美龄出任秘书长，代行主任职务。从此以后，天塌下来有宋美龄顶着。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亲自出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在选择空军司令时，竞选对手大有人在，许多将领资格比周至柔老得多，这小子却捷足先登，全靠宋美龄第一夫人的枕头风刮得紧。

民国二十六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时，有一天，蒋氏夫妇，汪氏夫妇，还有几位国民党元老夫妇在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陪同下，来到南京机场，兴致勃勃地检阅国民党空军的打靶表演。表演的是当时空军里一架最快的飞机——美制霍克75式歼击机……

周至柔给人的印象极为精悍，人很帅，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亲自把他介绍给每一位高贵的来宾。那一天打靶极为成功，观众席上一片掌声，宋美龄喜眉笑眼地又一次把空军司令招到最高统帅蒋介石跟前。

蒋介石操着宁波奉化口音，一叠声地说：“好，好，很好！至柔，空军的投弹如何？”

周至柔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校长，正在日夜训练！”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插了一句：“应该派意大利‘戈亚式’轰炸机参加淞沪战役！”

空军司令没有理睬副总长，只是用猎犬望主人的目光请示宋美龄和蒋介石。

宋美龄戴上皮手套：“我看可以扔几颗炸弹，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蒋委员长望着紫金山上的白云，沉吟良久，颌首赞同：“可以考虑，轰炸黄浦江上日本第三舰队，最好把旗舰‘出云号’给我炸沉！”

陈璧君看到丈夫汪精卫皱了一下眉头，似乎想说什么，她连忙在丈夫皮鞋上狠狠踩了一下。

天晓得，“出云号”旗舰没有炸沉，炸弹倒落在“大世界”前的十字路口……

今天，周至柔莫非是蒋介石派来的？！女人的神经末梢颤动起来。曾仲鸣悄悄凑到夫人身边耳语：“会不会认出我们？”

“他倒不一定认出我，可他一定认得出兆铭！”夫人一看腕上的女式手表，已是九点零九分，飞往昆明的客机还有十六分钟起飞；根据昨夜的精心策划，汪精卫将于客机起飞前五分钟赶到珊瑚坝机场。正当夫人心如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时，魔鬼向她一步一步走来……

“如果兄弟没有认错的话，您就是汪夫人吧！”

一霎间，女人停止了呼吸，可她勉强保持着自己的姿态，矜持地点了一下头。

“先生是……”曾仲鸣递上一支美国香烟，与空军司令周旋。

“兄弟是周至柔。”空军司令和曾仲鸣客套了一句，继续纠缠汪夫人：“夫人，你们去南边？”

曾仲鸣硬着头皮，含糊其词道：“夫人去演讲。”

“你们是去昆明吧？”周至柔一面用打火机给曾仲鸣点香烟，一面以某种过分的语调和热情，对高贵的夫人宣称：“真是太荣幸了——我们将同机前往！”

陈璧君的心仿佛被一只铁掌狠狠掐了一下，不免一阵惊悸，浑身微微颤动起来。她紧了紧身上的灰鼠皮大氅，既盼着丈夫早点来到自己身边保护自己；又希望他最好别来机场。只要副总裁人在重庆，蒋介石就是知道点风声，也决不敢随便逮捕自己。

“先生们，女士们，渝滇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侯

机室的喇叭里响起女播音员软绵绵的国语，“自重庆飞往昆明的班机还有十分钟就要起飞了，请大家凭票登机，凭票登机——！”

公路上依然望不到汪兆铭的防弹专车，莫非兆铭他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夫人的鼻尖沁出细密的汗珠……

昨天晚上，为了迷惑蒋委员长，汪兆铭专门拜访了委座的智囊——张岳军（张群）。告诉岳军，国民党四川省委陈公博主任委员邀请自己和夫人赴蓉，给成都的党内同志作一次演说；并请岳军把他的旅行计划转告委员长，岳军一口应允了。那时候，中枢要人倘若离开陪都重庆，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陈公博十二月初也给国民政府发过一封请柬，这全是汪精卫夫妇事先布好的伏线，无非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根据十一月二十日与日本内阁约定的日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十二月五日脱离重庆，飞往河内；日本近卫首相即于同一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遥相呼应。谁料想五日这天，蒋委员长突然从前线飞回重庆，召集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执监委会议，使汪精卫夫妇始终没有机会脱身，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捱到十七日，听说蒋总裁十八日要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副总裁可不必到会，汪精卫夫妇不顾一切，捕捉住这个极其难得的机会，赶紧出走。

机票是早就解决好的。抗战时期，政府包下的客位按保安规定，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这是为了预防日本间谍派机截击。国民党副总裁和夫人就钻了这个空子。月初，汪精卫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彭预留六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随时准备签票。昨天，陈璧

君给彭学沛打电话，让交通部长直接把飞机票交给她本人。彭学沛是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一手把他拉进国民政府的，对恩公除了唯唯听命，自然不敢问乘机者的姓名；当天夜里便亲自坐着小车，把六张机票送到上清寺副總裁官邸。

曾仲鸣手上捏着三张机票，领着汪夫人走向银灰色的美国进口客机；警卫员右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勃朗宁手枪，左手拎着小皮箱，紧紧跟随在夫人身后。

曾仲鸣停了一步，待陈璧君走到身边时，低声询问：

“夫人，先生万一赶不上……”

铁女人一咬牙根，毫不迟疑地说：“万一赶不上起飞时辰，你就去对机场值班主任说，汪副總裁有急事要搭这班飞机，命令飞机无论如何等一等！”

周至柔司令和两名副官从后边走到夫人跟前。空军司令脸上浮起虚伪的媚态：“请——夫人！”

陈璧君矜持地立在飞机舷梯前，把手一伸，让空军司令先上。

“夫人还在等人吗？”周至柔似乎已经洞察了一切。投机商人三三两两登上飞机……

“今儿天气不错。”

“但愿不要撞上东洋人的战斗机。”

空军司令看看陈璧君爱理不理的样子，冷冷一笑：

“恭敬不如从命。”周至柔登上舷梯；两名腰里别着手枪的副官却依然站在舷梯前，离夫人只有四、五步距离，不知是香烟没有抽完，还是别有企图。夫人的警卫手里仍紧紧攥着手枪。

陈璧君一瞧手表，离飞机起飞仅有三分钟！兆铭的防弹专车连个影子也不见；她给曾仲鸣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他去机场值班室。

“来啦！夫人！”警卫在夫人耳边高兴而低声地呼叫。

陈璧君用手打着眼罩，仰视着高高的珊瑚坝公路，一辆车身偏长的黑色轿车犹如一支脱弦的箭，飞向机场。是他！是他！！是兆铭的高级防弹轿车！！

那两名空军副官用皮靴碾灭香烟，这才登上飞机。

陈璧君的心说不上是轻松些许，还是更加紧张。转眼功夫，防弹轿车像一头惶惶逃窜的猛兽，直奔珊瑚坝机场……吓得卡子前站岗的武装军警，连忙朝两侧跳开。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防弹专车，一直冲到客机前戛然而止！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发出凄厉刺耳的啸叫……

军统局航空稽查处的保安人员从卡子那头跳上一辆卡车追来，企图扣留这辆未经检查擅自闯入的轿车。

“站住——！不得登机——！”

六名保安人员提着手枪、冲锋枪，气喘吁吁从卡车里跳出来。

这时，陈璧君已钻进机舱，汪精卫亲自殿后，他在舷梯的最高一级驻足片刻，回首最后眺望一眼山城。

保安人员一看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尽管感到副总裁行为突兀，但不敢盘问，更不敢阻止。

副总裁的卫队长桂连轩劝主人入舱；尔后，冲着站在飞机下发楞的军统人员吐了一口唾沫。

九点二十五分，“霸王号”民航飞机滑出跑道，拉起

机头，像飞翔的大鹏鸟缩进双脚似地缓缓收起起落架，升上蓝天……

空军司令解开保险带，有意识地回头一看，不出所料，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上了飞机。戴着茄色礼帽的汪精卫和戴着法兰西女帽的夫人并肩坐在第八排座椅上。

副总裁似乎也看到了周至柔，又似乎没看到。汪精卫默然合上眼皮，把头倚靠在乳黄色的椅背上养神……

为什么那么巧，空军司令亦和我同机飞滇，难道蒋先生果真掌握了什么？！阴鸷的双目仿佛在冥冥中俯视着自己，那两只并不很大的眼珠散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武汉三镇保卫战失败后，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共同语言愈来愈少；迁都重庆后，“和”“战”之国策分歧愈来愈对立。1938年冬天，日本政府开始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十一月三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诱惑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解决日华事变。数日之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说，以此作为对日本内阁的强硬答复——

“中国抗战的前途愈显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

对蒋介石打肿脸充胖子的态度，汪精卫怒不可遏。十六日，汪精卫乘蒋介石邀请自己共进晚餐之际，当面对蒋介石摊牌：“抗战打到今天，使国家民族濒临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额上的青筋暴突出来，脸红耳赤地咆哮：“你